南部新書/甲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南部新書

全書始

甲卷

下一卷▶

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，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。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，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不敢參議朝政。數日後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。至景雲二年，韋安石除僕射，不帶同三品。自後空除僕射，不是宰相，遂為故事。至德二年，宰相直主政事筆，每人知十日。至貞元十年，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。

尚書諸廳，歷者有壁記，入相則以朱點之。元和後，惟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，時省中謂之「朱點廳」。韋夏卿與弟正卿，大歷中同日登制科，皆曰：「今日盛事，全歸二難之手。」

韓昆大歷中為制科第三等敕頭，代皇異之。詔下日，坐以采輿翠籠，命近臣持采仗鞭，厚錫繒帛，以示殊澤。

常衮自禮部侍郎入相，時潘炎為舍人引麻，因戲之曰：「留取破麻鞋著。」及衮視事，不浹旬果除。

淩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，畫像皆北面。閣中有中隔，隔內面北寫「功高宰輔」，南面寫「功高侯王」，隔外面次第功臣。

證聖元年正月，明堂災，重造天冊萬歲殿。二年三月成，號為通天宮。

項斯始未為聞人，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，楊甚愛之，贈詩云：「幾度見詩詩盡好，及觀標格過於詩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處逢人說項斯。」未幾詩達長安，斯明年登上第。

上元中，長安東內始置延英殿，每侍臣賜對，則左右悉去。故直言讜議，盡得上達。

李聽為羽林將軍，有名馬。穆皇在東宮，諷聽獻之，聽以總兵不從。及即位，太原擬帥皆不允，謂宰臣曰：「李聽為羽林將軍，不與朕馬，是必可任。」遂降制。

開元御劄云：「朕之兄弟，惟有五人，比為方伯，歲一朝見。雖載崇藩屏，而有睽談笑，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，每聽政之後，延入宮中，申『友於』之誌，詠《棠棣》之詩，邕邕如，怡怡如，展天倫之愛也。」

祠部省中謂之冰廳，言其清且冷也。

尚書省東南向陽通衢有小橋，相承曰拗項橋。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，必拗項而望南宮也。

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，垂陰至廣，或夜聞絲竹之音，則省中有入相者，俗謂之音聲樹。

二十四司印，故事悉納直廳。每郎官交印時，吏人懸之於臂以相授，頗覺為繁。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，始置匱加鐍以貯之，人以為便，至今不改。

始無笏囊，皆摽笏於馬上。張曲江清瘦不任，乃置笏囊。

秘書省內落星石，薛稷畫鶴，賀知章草書，郎令余畫鳳，相傳號為「四絕」。元和中，韓公武為校書郎，挾彈中鶴一眼，時人乃謂之「五絕」。又省之東即右威衛，荒穢摧毀，其大廳逼校正院，南對御史臺，有人嘲之曰：「門緣御史塞，廳被校書侵。」

曹確、楊收、徐商、路巖同秉政，外有嘲之曰：「確確無余事，錢財總被收。商人都不管，貨賂幾時休？」

李林甫寡薄，中表有誕子者，以書賀之云：「知有弄獐之慶。」

鄭註鎮鳳翔，皆擇貞正之士以為幕席，亦欲遏其邪行。及註敗，皆為監軍所誅。

溫大雅武德中為黃門侍郎，弟彥博為中書侍郎。高祖曰：「我起義晉陽，為卿一門耳。」後弟大有又除中書侍郎。

中書省有磐石，初薛道衡為內史侍郎，常踞其石草詔。後孫元超每見此石，未嘗不泫然。

施肩吾與趙嘏同年，不睦。嘏舊失一目，以假珠代其精，故施嘲之曰：「二十九人同及第，五十七只眼看花。」元和十五年也。

女道士魚玄機，住咸宜觀，工篇什。殺婢綠翹，甚切害，事敗棄市。

崔四八，即慎由之子，小名緇郎。天下呼油為麻膏，故謂之麻膏相公。

開元中，岐、薛以下，輪日載筆於乘輿前，作內起居註，四季朱印聯名，牒送史館。至天寶十載季冬，已成三百卷。率以五十幅黃麻為一編，雕檀軸紫鳳綾表，遂別起大閣貯之。逆胡陷西京，先以火千炬焚是閣，移時灰滅，故實錄百不敘及一二。

小許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舍人，便供政事食，明日加知制誥。舍人有政事食，自此為始。

太和中，上自延英退，獨召柳公權對。上不悅曰：「今日一場大奇也。嗣復李玨道張諷是奇才，請與近密官。鄭覃夷行即云是奸邪，須斥之於嶺外。教我如何即是？」公權奏曰：「允執厥中。」上曰：「如何是允執厥中？」又奏：「嗣復李玨既言是奇才，即不合斥於嶺外；鄭覃夷行既云是奸邪，亦不合致於近密。若且與荊、襄間一郡守，此近於允執厥中。」旬日又召對，上曰：「允執厥中，向道也是。」張遂為郡守。

賈曾除中書舍人，以父名忠，固辭之。言者以中書是曹司名，父之名又同音名別，於禮無嫌。曾乃就職。

開元七年賜百僚射，金部員外盧廣、職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，箭不及垛而互言工拙。畬

戲曰：「與盧箭俱三十步。」左右不曉，畬曰：「去垛三十步，盧箭去畬三十步。」

李白，山東人，父任城尉，因家焉。少與魯人諸生隱徂來山，號「竹溪六逸」。天寶中遊會稽，與吳筠隱剡中。筠征赴闕，薦之於朝，與筠俱待詔翰林。俗稱蜀人，非也。今任城令廳石記，白之詞也，尚在焉。

江西私釀酒法尤嚴，王仲舒廉察日，奏罷之。

宰相門下省議事，謂之政事堂。永淳中，裴炎為中書令，始移就中書省。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。

開元中，花萼樓大酺，人眾莫遏。遂命嚴安之定場，以笏畫地，無一輩敢犯。

盧攜嘗題司空圖壁云：「姓氏司空貴，官班御史卑。老夫如且在，不用嘆屯奇。」

龍朔中，楊思元恃外戚，典選多排斥選士，為選人夏彪訟之。御史中丞郎余慶彈奏免官。許南陽曰：「故知楊吏部之敗。」或問之，許曰：「一彪一狼，共看一羊，不敗何待？」

開元皇帝為潞州別駕，乞假歸京。值暮春，戎服臂鷹於野次。時有豪氏子十余輩，供帳於昆明。上時突會，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：「今日宜以門族官品。」至上，笑曰：「曾祖天子，祖天子，父相王，臨淄郡王李某。」諸輩驚散。上聯舉三船，盡一巨觥而去。

襄王僭偽，朱玟秉政，百揆失序，逼李拯為內署。拯常吟曰：「紫宸朝罷綴鵷鸞，丹鳳樓前駐馬看。唯有終南山色在，晴明依舊滿長安。」拯終為亂兵所殺。

武德七年，遣刑部尚書沈叔安攜天尊像賜高麗，仍令道士往彼講《道德經》。

自先天初至開元十五年，儀同者四人：姚崇、宋璟、王同皎、王毛仲。

唐法：親王食封八百戶，有至一千戶；公主三百戶；長公主五百戶，有至六百戶；唯太平、相王逾此制。

黃巢入青門，坊市聚觀。尚讓慰曉市人曰：「黃王為生靈，不似李家。」其悖也如此。

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，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。故趙縱之奴當千，論縱陰事，張鎰疏而杖殺之。縱，即郭令之婿。

建中末，姚況有功於國，為太子中舍人。旱蝗之歲，以俸薄不自給而以餒終。哀哉！

田神功大歷八年卒於京師，許百官吊喪。上賜屏風裀褥於靈座，並賜千僧齋以追福。至德以來，將帥不兼三事者，哀榮無比。

柳渾舊名載，為朱泚所逼。及克復，上言曰：「頃為狂賊點穢，臣實恥稱舊名。矧字畫帶戈，時當偃武，請改名渾。」渾後入相，封宜城公，謂之柳宜城。

韋覬著《易蘊》，甚有奧旨。覬，見素孫。

郭令公終始之道無缺焉，惟以譖怒判官張譚，誣奏杖殺之，物議為薄。

張巡每戰大呼，牙齒皆碎。及敗，尹子奇視之，其齒存者不過三四。初守寧陵也，使許遠詣賀蘭進明乞救兵，進明大宴，遠不下喉，自嚙一指為食。進明終不應，以至於破。

貞觀中，擇官戶蕃口之少年驍勇者數百人，每出遊獵，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，令騎豹文韉，著獸文彩衫，謂之百騎。至則天漸加其人，謂之千騎。孝和又增之萬騎，皆置使以領之。

彭偃與朱泚下偽詔曰：「幽囚之中，神器自至。豈朕薄德，所能經營。」泚敗偃誅，其妖亂也如此。

大和九年冬，甘露事敗，將相棄市。王璠謂王涯曰：「當初勸君斬卻鄭註，斬之豈有此事也。」此雖臨刑之言，然固當矣。

梁祖常言於昭皇：「趙崇是輕薄團頭，於鄂州座上，佯不識駱駝，呼為山驢王。」遂阻三事之拜。此亦挫韓偓也。

王皇後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，一日訴之曰：「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，更得一

鬥面，為三郎生日為煎餅耶？」上戚然憫之，而余恩獲延三載。

武德初，史館尚隸秘書省著作局。貞觀三年移於門下省北，宰相監修。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。

公孫羅為沛王府參軍，撰《文選音義》十卷。羅，唐初人。

開元中，裴光庭為侍中，門下過官，委主事閻麟之裁定，隨口下筆。時人語曰：「麟之口，光庭手。」物議醜之。

張延賞怙權矜己，嫉柳渾之守正，使人謂之曰：「相公舊德，但節言於廟堂，則名位可久。」渾曰：「為吾謝張相公，柳渾頭可斷，而舌不可禁。」

王縉在太原，舊將王無縱等恃功，且以縉儒者易之，每事多違約束。一朝悉召斬之，將校股慄。

大歷中，隴州貓鼠同乳，率百僚賀。崔祐甫獨奏曰：「仁則仁矣，無乃失於性乎。」

李邕自滑州上計也，京洛阡陌聚觀，以為古人。蓋邕負美名，頻被貶斥，剝落在外也。

元德秀字紫芝，為魯山令，有清德。天寶十三年卒，門人相與謚為文行先生。士大夫高其行，不名，謂之元魯山。

駙馬都尉鄭潛曜，睿皇之外孫，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，母即代國長公主也。開元中母寢疾，曜刺血濡奏章，請以身代。及焚章，獨「神道許」三字不化。翌日主疾間，至哉，孝子也。

殿中監、少監、尚衣、尚舍、尚輦，大朝會皆分左右，隨傘扇立，入閣亦同之。

牛僧孺三貶至循州，本傳不言，漏略也。

李景讓典貢年，有李復言者，納省卷，有《纂異》一部十卷。榜出曰：「事非經濟，動涉虛妄，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卻還。」復言因此罷舉。

古押牙者富平居，有遊俠之才，多奇計，往往通於宮禁。

五月一日御宣政殿，百僚相見之儀，貞元已來常行之，自後多闕。

崆峒山在松州屬龍州，西北接蕃界。蜀破後路不通，即非空桐也。

長安中秋望夜，有人聞鬼吟曰：「六街鼓歇行人絕，九衢茫茫空有月。」又聞有和者曰：「九衢日生何勞勞，長安土盡槐根高。」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，或風雨晦冥，皆聞其喧聚之聲，怪哉！

太和中，程修己以書進見，嘗舉孝廉，故文皇待之彌厚。會春暮，內殿賞牡丹花，上頗好詩，因問修己曰：「今京邑人傳牡丹詩，誰為首出？」對曰：「中書舍人李正封詩：『天香夜染衣，國色朝酣酒。』」時楊妃侍，上曰：「妝臺前宜飲以一紫盞酒，則正封之詩見矣。」

高宗欲廢王皇後，立武昭儀，猶豫未定。許南陽宣言於朝曰：「田舍翁購種，得十斛麥，尚須換卻舊婦。況天子富有四海，立一皇後，有何不可？」上意乃定。籲，牝雞之孽，洎移土德，過始於南陽。

白樂天之母，因看花墜井。後有排擯者，以《賞花》、《新井》之作左遷。穆皇嘗題柱曰：「此人一生爭得水吃。」

張介然天寶中為尉衛卿，因入奏曰：「臣今三品，合列棨戟，若列於帝城，鄉裏不知。臣河東人也，請列戟於故鄉。」上曰：「所給可列故鄉，京城佇當別賜。」本鄉列戟，介然始也。

京兆尹黎幹，戎州人也。嘗白事於王縉。縉曰：「尹南方尹子也，安知朝禮？」其慢而侮人率如此。

總章中，天子服婆羅門藥，郝處俊諫曰：「修短有天命，未聞萬乘之主，輕服蕃夷之藥。」

貞元中，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，杖之二十五而卒。卒之日，曇得疾，見緩為祟而卒。

韋氏專制，明皇憂甚，獨密言於王琚。琚曰：「亂則殺之，又何疑！」

開元中，諸王友愛特甚，常謂近侍曰：「思作長枕大被，與諸王同臥。」

鄱陽人張朝為猛獸所搏噬，其家犬名小貍救之獲免。

中書省柳樹久枯死。興元二年車駕還而柳活。明年，呂渭以為禮部賦，上甚惡之。

盧群昔寓居鄭州，典貼得良田，及為鄭滑節度，悉召其主還之。時以為美談。

自貞元來，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，謂之「宮市」。

日本國大臣曰真人，猶中朝戶部尚書。

郭代公元振為西涼州牧，時西蕃酋帥烏質勒強盛，元振為之立語。俄頃雪下盈尺，質勒既老，久立，歸而遂死。人謂詭殺烏質勒。

路隨孝行清儉，常閉門不見賓客。狀貌酷似其先人，以此未嘗視鏡。又感其父沒蕃，終身不背西坐，其寢以西首。